

中國針灸之起源甚早，根據書上記載，遠在其他醫學之上，但是，數千年來，它的發展卻仍停留在古老的經驗醫學階段，我們究其原因，也許是針灸本身過於奧妙，非目前人類的醫學知識領域所能剖析，但是，我們拊心自問，數千年來，我們亦未嘗對它作一番更有系統、更深入的研究工作，今日這一門久被遺忘的中國古老醫學，雖然風靡了全世界，仍是被列為神奇的範圍，近數年來，即使有著進步，也僅僅是在治療效果而已，在經絡穴道，及生理生化各方面的作用機轉，至今尚未出現一個完整圓滿的學說，針灸是屬於中國人祖先的光榮，我們「可以」感到驕傲，在「驕傲」之餘，也該為我們這些後代子孫的不肖而感慚愧，無可諱言地，針灸一直沒有因為「我們」而發揚光大，我們不願在此追究「孰以致之」，「孰令致之」，也不想去批評從前的種種偏見與錯誤，但為了今後中國醫學的發展與人類的責任，我們在此不得不作一番深切的反省與檢討，但願針灸不只是在中國萌芽，更在中國茁壯、開花與結果，這是我們的責任。

本學院的針灸課程，自創校伊始即被列為必修課程，可謂高瞻遠矚，十多年來，在這方面做了一番保存及宣揚的工作，可惜的是在基礎的醫學方面，我們一直就沒有立下深厚的根基，而針灸醫學亦只停留在傳統醫學的傳授而已，坦白言，目前我們的設備、措施，尚不足以擔當「針灸研究」這項大任，在此，我們本著吾愛吾族、吾愛吾校之心，提出幾點淺見，所論或有不當，尚望就正於有道賢能。

根據本校針灸研究中心當前的主要工作，可分為兩項，一為教學方面，一為臨床門診方面：

教學方面，又分為兩部門，一為成立針灸訓練班，招訓有醫師資格者，以貫輸針灸方面的知識，及訓練從事臨床針灸治療工作，此屬推廣針灸治療的範圍，二為以研究中心作為針灸學科研究，教學的推進根據地，此性質與其他基礎學科研究室同義。

門診方面，目前所作是偏重於臨床治療及統計

針灸研究中心芻議

工作，這類工作以印證經驗醫學為主，著重臨床治療效果的探討，惜與基礎醫學方面的配合則嫌不足，另一問題是由於病例的不齊與數量的限制，無法作一完整的歸納工作，目前在臨床上的病例以風濕痛、關節炎、及神經痛為多，在機能方面的病例以胃炎、胃酸過多，消化異常及高血壓，肝病方面為較常見，由於治療醫師個人取穴觀念重點不同，治療上頗為不齊，此為一重要問題，有待多次臨床討論會來補足，並且為要獲得更多的病例，及求得較完整的統計工作，更必須與其他醫院取得合作，（說到這裏，我們不得不再強調本院附屬醫院的設立，實是刻不容緩）統計各類病例，及作臨床對照比較工作，並配以各項生理、生化及實驗室之檢驗工作，以求確定治療之積效，此為學院極待處理的問題，另外，對於研究中心尚有幾許建議：

其一學院一年半前曾擬一研究計劃，以三年為期做一單元，計劃的擬定，事關整個研究工作的進展，希望不要太過遲緩而不合時宜，其二為有關針灸效應的生理、生化、內分泌……等反應的研究，此項研究牽涉範圍甚廣，非少數幾人可以擔當，必集各學科室之研究於一堂，乃能竟全功，例如針胃經足三里穴時，可以研究其對胃之生理、生化分泌，中樞神經反應，心電圖變化……等，而歸納之。其三，研究人才的遴選與研究計劃須嚴格要求，以免流於浮泛而不切實際，且可杜絕浪費錢財之病，其四，針灸研究中心負有教學研究之責任，所以中心內的儀器應儘量利用，允許學生作必要之使用，萬不可作陳列之裝飾品，盼學校當局慎以行之。其五，對於外國研究之心得資料及發明的儀器，得視需要盡量收集，充實購置，以無時無刻求得新知，並配合世界各國之研究，期凌駕於其上，其六，要掃除往昔自大自尊的習性，學術本無界限，醫學應為全人類所共享。以上幾點只是提出原則性的看法，但願本校之針灸研究中心，真正成為中國的研究中心，甚而成為世界的研究中心，否則徒負中心之名，而無中心之實，凡事事在人為，願吾校戮力之。

專訪



與哈鴻潛教授一席談

正是午休時間，整個研究中心靜悄悄的，在研究室內，我們很快的找到了哈教授；一看到我們來，哈教授馬上放下手上的圖表，很親切的拉開椅子，招呼我們坐下，原來教授這麼平易近人，真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。

哈教授是以客座教授身份，前不久才到本學院來的，「客座教授」對我們而言，還是比較新鮮的名詞，看到哈教授桌上放著一大疊設計圖，更引起我們的好奇。

「請問哈教授，您桌上這些設計圖是做什麼用的？」

「喔！」哈教授可能沒想到，我們會對這些圖表發生興趣，訝異了一下「我正在設計一項實驗，這就是我的設計圖。這是一項有關針灸止痛的實驗

研究，這個研究的計劃，已經國科會批准，由他們來支持這個計劃的進行。對針灸而言，過去一直少有人從事這方面的研究，大家只知道針刺可以止痛，但却不知道止痛的原理何在，我們從事這個實驗，就是希期能夠了解這個原理，把經驗醫學，變為實驗醫學。」

「哈教授是否可以再進一步告訴我們，這項研究計劃的內容。」我們對這項計劃也激起了莫大的興趣，迫不及待問下去。

「好的，這項研究的題目是：針刺止痛之神經實驗學研究。純以神經學觀點，來探討針刺止痛的生理變化。現在已經有很多證據，說明針刺止痛是透過神經來進行的，主要作用是在中樞神經，從針刺部位傳入的神經衝動，在中樞神經內經過某種調整（Modulation），而產生消除或緩解疼痛的效果，這種作用一定在進行，可能在脊髓、腦幹、丘腦、大腦皮質，我們現在還不敢斷言，這就是我研究的目標。」

「針刺止痛的特點，是除了痛覺以外，其他的感覺均不受影響；不同的感覺，有不同的感受體，至於經針刺以後是否痛覺被抑制下去，其他的感覺一點都不受影響，前尚未定論，目前一般人只注意到痛覺，而忽略其他感覺，這是錯誤的，將來我們要從各方面着手，為什麼針刺以後，就能對感覺產生影響，這項效用，實是不可思議的事。」哈教授表示了對針刺止痛最基本的看法。

「我們不知道針刺穴道經過那個經絡作用（Chinglo effect），但是我們可將脊髓的上行經絡一條條地切斷，就像牆上的幾個電燈開關，」哈教授指著牆上的Switch說，「此電路就像經絡，我們不曉得那個開關，可使那盞燈點亮，只有一個

一個去試，才能知道，同樣的道理，要切斷脊髓上行性徑路Dorsal column, Antero-lateral system, Spino-cervicothalamic system, 我們也只有一條條來切，以確定針刺特定穴道所引起之神經衝動到達中樞之途徑，早晚我要把它切到，Research的意思就是不斷的研究，不斷的尋找，從來就沒有「猜就猜到的，除非有那個Magic，一個一個地去做，Sooner or later, You will get it, You never miss it」哈教授的臉上流露出一股自信的表情。

「我們再請問這項實驗如何着手？」哈教授的這項Research還沒開始，我們倒先Research他了「我準備先以猴子當實驗的對象，不過，眼前有一個困難，猴子並不能告訴您痛不痛，所以我要先設計一套名叫「測痛計」的機器，而後訓練它，如何表示痛的反應，如此，則可以數據表示疼痛的刺激強度，又能把握住客觀的態度來紀錄，有了這兩條件，這項實驗就能Control了。」

「但是猴子的Point和人一樣嗎？」這是我們急想知道的問題。

「猴子和人體比較相近，我們可以先選擇重要的穴道做起，慢慢的克服各項困難，相信這個問題可以解決。」

「哈教授，請您談談您本身對針灸的觀感如何？及美國實行針灸的情形，好嗎？」哈教授近年來不斷的做這方面的觀察，相信可以給我們很多的啓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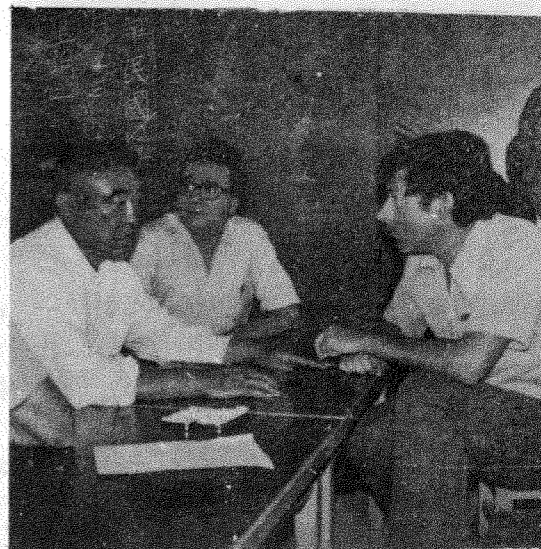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認為針灸是中國固有醫學的一部份，而現在中國醫學卻仍沒被廣泛的接受與運用；過去針灸好像被一些所謂的江湖郎中商業化，一般醫生都不用，包括中醫師在內，直到最近針灸研習成了世界

的風尚，在美國更是風起雲湧，有反對的，有贊成的，也有抱著懷疑的態度的，但是，不管怎樣，針灸在美國是極為流行，不過有一點和我們國內不一樣的，他們的法律禁止針灸用於治療疾病方面，據我所知，只有內華達州可以，不像國內，過去把針灸打入冷宮，直到現在，才復得到寵幸，而且幾乎每個「用針」的人，都是針灸專家，你也是專家，我也是專家，大家都是專家」談到這裏，哈教授似乎是「得氣」了，「甚至於有的人把中醫分家了，只提針灸，不提中醫，比如我在美國講演時，就發現一奇怪現象，Every body talk about acupuncture, but no one talk about Chinese Medicine, 真是非常可笑。」哈教授停了一下，又說：

「再看看我們國內，有些「專家」只學了幾個穴道，就隨處紮針、騙錢，根本就不想去追求它的根本理論，大概我們只崇尚流行，就像女孩子的裙子，一下子迷你，一下子迷地一樣」我們不禁發出笑聲，問題倒並不是因為「那個穿迷你裙的女孩子」的緣故，而是因為對待生命的態度，我們的措施竟是如此草率、輕易。

「哈教授請問您對中西一元化的看法怎樣？我們指的是Combination方面。」這是一個問題很多的問題，也是爭論很久的懸案，「Combination？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必要，過去沒有西醫，而我們的醫學就已存在，既然能夠存在，就必有它存在的理由，只是不曉得存在的理由罷了，醫學本無中西之分，但是因為西學東漸，而且也因西學的科學化，才很快的推廣，以致產生了中醫、西醫這個人工化的名詞，以前我們稱「大夫」只不過現在分洋大夫草大夫如是而已，醫學的目的都是在治療疾病，本該無中西之分的。」

專訪



與

Dr. R. Contreras 一席談

「但是現在大家都批評中醫沒有科學的根據」

「對了，這就是醫學所以分中醫西醫的根本所在，中醫沒有科學根據，那是大家要負責任的，中醫為何淹沒？那是因為後繼無人，原來有的得不到發展，以致後來中醫遂變為很零碎的醫學，中醫有無優點，當然有，比如acupuncture就是其中一例，它能夠被發掘出來，可以說是中醫的幸運兒，相信能和acupuncture相比的，一定還很多，極待我們去發掘，現在大家談中西一元化，我覺得還有很多技術上的問題，如最實際的中西醫門戶之見，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，如果大家能以研習針灸的態度，去研究中醫，必能使中醫的評價提高，可惜的是，這樣的人實在太少了，」真是一針見血的說法，這個時候該是我們努力奮起的時機了。

「哈教授，請您再談談，您對本校學生的觀感如何？」時間也差不多了，於是我們提出這個問題來作結束。

「我覺得我們學生的素質很好，不過，還有些方面需要改進，比如學習的態度，求知的精神，記得有一次，我在10路公車上，碰見一位本校學生，拿著一本講義，很專心地背著，我告訴他，他正在浪費他的生命與青春，像這樣的學生，我想定還有很多，當然這個問題，學校有責任，老師也有責任。Teaching is an art, 教書的效果，在能學生懂得多少，才能青出於藍，才能進步，假使您們都不比我好，我還教什麼書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真正的去求學問，其他因為我剛回來，還沒和學生直接接觸，不能做更深入的分析，以後再告訴你們好了。」我們謝了哈教授，走出研究室，十二月的天氣並不很冷，一想到，還有很多學生在浪費生命與青春，却使我們不寒而慄。

匆匆趕到杏軒，三點還沒到，但是Dr. Contreras已經等在那裡了，看到他掩不住心裡的那份雀躍，這時他也站了起來，拍拍我們的肩膀，他就是這麼熱情的人。

大家坐定之後，我們略為表示來意，若有所思似的Dr. Contreras點點了點頭，手裡慢慢攪動著咖啡，而陣陣的咖啡香開始飄盪着。

Dr. Contreras是宏都拉斯一個年青的醫生，不遠千里到本醫院來學習針灸；一談到醫生，立刻引起我們很大的興趣，因此，我們首先問起他們在醫學教育制度方面和我們不同的地方，操着濃濃的西班牙口音Dr. Contreras很耐心地跟我們說明：「我們的醫學教育制度大致上與本地相仿，一般所使用